

吉
林
短
篇
小
说
选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短篇小说选

本社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短篇小说选

本社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4年3月第1版 197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3,000册

书号：10091·614 定价：0.56元

目 录

青石河上.....	工人	成三德(1)
原则问题.....		侯树槐(15)
咚咚的脚步.....	解放军某部	阎作义(34)
林海哨兵.....	工人	刘激扬(49)
旗委书记和陆小猛.....		王士美(66)
虎跃青山.....	工人	刘德昌(89)
一杆旗.....		贺恒祥(107)
开山斧.....		隋洪润(129)
并肩前进.....	社员	杨廷玉(148)
起飞线上.....	解放军某部	华 林(163)
检查工.....	工人	傅之贵(173)
锯轮飞转.....	工人	姚 力(188)
小郭师傅.....	工人	徐振清(201)
龙腾虎跃.....	解放军某部	徐恩志(211)
放蚕姑娘.....	于涤心 李宜安	孙树发(221)
攀高.....	工人 建功 立新	(245)
清脆的信号.....	解放军某部	何名忱(256)
三个队长.....	社员	李兴泉(266)
更新时节.....		朱春雨(278)

青石河上

工人 成玉德

故事先从哪儿说，都有一定的道理，或开门见山，或借景喻人，或以事为题，引起来就是一大串。反正总得先把一些来龙去脉搞“透听”。想来想去，这个故事，就照下面这样说来：

上

春风吹绿万重山，一眼难收千般景。岗上的松树林娇生生的翠，坡下的桦树林泛着青，冰凌花在山窝里一片片地开着，一群“兰大胆”从树缝里飞出来，飞向石壁峭立的沟趟子。沟趟子里传来山呼海啸似的喧响，那溅着白沫的流水，冲击着巨大的礁石，翻着一排排漩涡，卷着枯枝碎叶，忽上忽下地往远处漂。上游不远的地方，巍然矗立着一座森林铁路大桥，那桥桩自然是木头的，可是从桥面直到桩底，起码有十五米，远远望去，那桥不象是桥桩托桥面，倒象是桥面下挂着几根拉直的细丝。一声震山动谷的吼叫，满载木材的森林小火车从桥上通过，穿云破雾，绕着山腰奔驰……

青石河两岸真象画儿似的，谁见到都会喜爱，祖国的大好山河嘛！可也有无心观景的人，我现在就是这样。

我来到青石河了。

青石河林业局施工队，在从前某些林业“权威”认为“河水湍急，地质情况复杂，不能架桥”的青石河上架起了森铁桥，并且在使用中经受了两年多时间的考验。

我这回来，就是要总结他们的建桥经验的。一路上我的心情又是激动，又是惭愧，又是兴奋，又是遗憾……总结经验的事好办，难办的是我怎样去见施工队长高奎德？所以，我就没有心思欣赏这青石河两岸的山光水色了。

我这么一说，别人会觉得奇怪，高奎德有啥不好见的？其实说透原由，也就不难理解。

一九六三年，我从林学院毕业后，组织上把我分配到省林业设计院基本建设施工设计科，负责初审全省各林业局的基本建设设计和施工方案。一叠一堆的工程申请书、材料细目、计算表和大批图纸，在我的办公桌上摆得高高的。我整天摇计算机，拉计算尺，翻阅各种资料，一天要核查几百个数据，忙得头昏脑胀。就是在那时候，我听说了青石河这个地名，并且还了解到，这青石河是林业基本建设中的一个天堑。

早年间，日本侵略者搞“东边道薪炭株式会社”时，对青石河北岸的优质原始林带垂涎三尺，企图在青石河上架桥，以便掠夺。因为这条河水文和地质情况特殊而未得逞，只好逼着少数人过河伐木，做下有限的优质木材，在青石河中“赶羊”、“放排”地流送。从某种意义上讲，青石河天堑起

到了保护祖国的森林资源的作用。

解放后，建起了青石河林业局。由于革命的需要，跨越青石河搞生产，势在必行。有人也提出过在青石河上建桥，而且我所在的设计院就有人亲自勘察过，可是试把了几次，都没搞成。所以，青石河林业局河北的几个生产林场的木材，不能从山场装车直接运往贮木场，而是扎着木排，在青石河里流送一段，在青石河下游南岸的一个“中楞”起垛，然后再由森林铁路运往贮木场，严重地影响生产，浪费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可这有什么法子呢？青石河上不能建桥，据说在科学上已成定论，既成定论，谁还去驳他？可是，万没想到，天底下真有不听邪的，这个人就是我现在要去见的青石河林业局施工队长高奎德。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我正用多形曲线板订正着某局的一个林场设计图，收发室老大爷把一个牛皮纸的挂号邮件放到我面前，上头标着“十万火急”四个字。我看到这个字样，赶忙撂下手头的工作。打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吓，有人又要在青石河上架桥。拿在我手里的是一打用铅笔画的森铁桥梁设计图纸，有好些地方连投影都不对。为了“照顾”基层同志的积极性，我还是认真地看了。随手拿起红铅笔，在上头写着：“勇气可佳，实现不了。”我边写边想：搞技术，要遵从科学规律，没有脚踏实地精神是不行的。正要用原来的牛皮纸封皮把这一厚打我认为是“盲目幻想”的设计图纸包起来的时候，封皮纸里衬着的一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信写得很长，字迹虽不工整，倒有一股硬气劲儿：

“……为这设计，我跟管生产的副局长叫上了。他说这

是慢（蛮）干，我说这是咱全队工人盘（攀）山头下河底调查的结果；他说这是无事生非，我说这是原则问题。我请你们审查。真的没有科学（依据），也罢；要是故意刁难，我要到北京告状。咱一个木把出身的工人，就要叫这个真！我现在已经被撤了施工队长的线（衔）儿，这没啥，照样干革命，没有啥了不起的！为了咱们的社会主义，可以把命豁上。想当初为了不做亡国奴，我舍了一条腿，还要了一个日本鬼子的命……”落款是：高奎德。

看了这信，我意识到这事不寻常，便跟领导汇报，领导说以后调查一下。就压下了。大约过了一个来月，那个叫高奎德的人又来了信，内容无非是查询他寄来的设计资料是否收到，为什么不见回信，等等。我只好又向领导汇报，领导上要我赶快处理。指示把信转到有关部门去，图纸经过研究后，给个答复。那阵子事情多得很，哪里能排上它呀？不知不觉，一个月又过去了。

有一天，我正兴致勃勃地研究着国外林业技术通讯，笃笃笃，一阵敲门声把我惊起。迎着我进来一个人，穿着件旧工作服，打着裤脚儿，个头挺魁实，走路有点跛，戴顶藏青鸭舌帽，紧掩着长眉毛。颧骨突得厉害，显得两腮清瘦，不太浓密的口髭下张着两片干裂的嘴唇……

“同志，找谁？”我问。

“这里管基本建设吗？”他说话的声音有些瘡哑，但嗓门儿挺高。

“对！请进！坐！”我把他往沙发上让。

他瞅了瞅我，却坐在一个放油印机的旧板凳上，顺手从

腰里解下一个包袱皮儿，对我说：“同志，有水吗？”

“这儿有茶。”他摆摆手，说：“来点凉快的，解渴。”

我觉得这个人怪，说：“凉水？外面水管子里有。还是喝开水吧！”

他没吱声，拿个搪瓷缸子出去接凉水，进屋从包袱皮儿里摸出块硬得象石头似的干粮，掰成小块，放到水里泡起来。

我说：“等会到食堂吃吧。这水凉啊！”

“惯了。”他扬扬眉，说道：“青石河水沁心凉，咱常年喝。”

“青石河？”我把他仔细打量起来“您贵姓？”

“高。”他只吐了一个字。

我明白了他的来意，便直接了当地说：“您是高奎德同志吧？哎呀呀，真对不起，没有及时给您回信。人手少，工作又多。你看，这么一堆一堆的图纸资料都要过目。您来是问青石河架桥的事吧？”

我一边说，一边注视着他的神情，没发现有什么异样来。他听我问，才说：“介绍信上写的是上省看病，一举两得，过来问问。”

“是这样，”接着我把关于青石河勘察的资料介绍给他听，说不能架桥的道理，“这是经过一些人实践证明了的啊！”

他呷了口凉水，脸色严肃起来，说：“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你可不能忘了，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去实践，又是怎么样去实践的？”

我一听这话噎脖子，便道：“科学是脚踏实地的，不是幻想。”

“什么幻想？”他腾地站起来，“咱工人头顶着天，脚踏着

山，还不如你们坐大楼的知道长白山的底细！”

完全没想到，话没说几句，却闹了个对峙局面。

“好吧，请你把图纸还给我！”他认真地说。

我巴不得他早说这话，就急忙找给他。

“你不是说实践吗？让实践来证明咱俩今儿个唠的话！”说完，呼地一声，门关上了。

我赶忙把情况跟领导上说了，领导上让我把他找回来，好好谈谈。我用电话向全市的接诊外地患者的医院查挂号单，没查到高奎德的名字。

显然，他走了。

这就是我跟高奎德见的第一面。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我们设计部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深入基层；到第一线上搞设计。因为我包的一片在别的地方，没机会去青石河。不久前，我从报上见到了青石河上架起了第一座森林铁路桥的消息，文章里还写到高奎德领着工人架桥的事迹，使我不禁想起高奎德来，甚至竟怀念起来，回忆他那稳重而刚毅的性格和那一跛一跛的腿。他是不是还当施工队长？……

刚好领导上分配我去总结青石河林业局施工队的经验，我将会见到高奎德，我的心情能平静吗？几年前，断定高奎德在青石河架桥的设计是幻想，是空谈，是泡影。现在，摆到我面前的是事实，是真知，是坚不可摧的桥！想想看，此时此刻，我怎么能兴致欣赏青石河两岸的山光水色呢？不过，在复杂的心绪中，有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我：我有了一个见到高奎德的机会。他，对于我这个“三门干部”，是一

位再好不过的老师。我今天到局的时候，就知道了高奎德仍做施工队长的工作，正在青石河上建筑另外一座桥，不过这回不是木质结构的，而是钢筋水泥的。于是我匆匆换了介绍信，直插近路，奔工地而去。

下

沿着青石河溯流而上，中午时分，我来到了工地。一杆红旗插在河岸的砬子头上，靠河架着一长溜草绿色的帐篷，喧嚣翻腾的青石河上没打围堰，立着许多脚手架似的东西，老远望去，倒象地质队的钻塔。我知道他们这是取消了“大开挖基础”，采用“冲孔灌注桩”新工艺的设备。这也正是我要总结的内容之一。就在那“钻塔”和帐篷之间，几百号人在忙碌着：挖土方，卸钢筋，烧水焊，运材料……吆喝、谈话、叮嘱和命令……这里的一切和别处工地没有什么两样，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甚至在春风乍起，冰雪未消的时候，竟然有人光着膀子干活。我在忙碌的人们中间走着，并没有引起谁的注意，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战斗。

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标语下，有一座帐篷，门上挂着牌子，我视力不及，但猜得出那是指挥部。我穿过沸腾的劳动工地，刚爬上一道坎儿，来到指挥部的大门口，就听里面大声嚷着：“快！你小子飞毛腿，还不快走！”

“摇个电话就行了。”是一个小青年的声音。

先头那人不同意：“那是两码事儿，去人亲口汇报多庄重！”

“百分之九十，哈哈！”

在这笑声中，我刚要迈门坎儿，一个小伙子却箭打的一般，从帐篷里蹿出来，撞在我身上也没回回头，三步两脚，就翻上了对面的砬子头。

这时，一个黑乎乎的中年人从坎下上来，见我看着那小伙子出神，便问我是哪里的，来干什么。

当他知道我是来搞总结的，瞪着眼睛告诉我：“这可先跟你说好，咱们老队长最讲究实事求是，你拿笔杆的时候，可得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那还用说吗？”我把肩上的挎包带正了正说。

“你不知道吧？去年，在这青石河上建头一座桥的时候，报社来了个记者，把青石河建桥的事儿写得有些出入，老队长看了他写的那稿儿，觉得不实在。那记者又到工人中去调查了两次，把事情报准，老队长看了这才点头的。不几天，那篇稿登出来了，老队长看有些青年看了这篇报道美滋滋的，就跟大伙说，‘登报不是咱工作的目的，革命人应该是一步一个脚窝，脚踏实地往前闯！’”

“是啊！”我从心眼里感到老队长那工作作风是纯朴、踏实、一丝不苟的，对党对人民是忠诚老实的，于是我说，“对，应该那样嘛！哦，那么，现在他到哪儿去了？”

黑乎乎的中年人手打遮阳，四下里望了望，欢快地一指：“那不，他来了！”

他指的是青石河哨口下约二里的地方，从这高坎儿望去，顶着青石河滚滚激流，五个人拉着一条木船，往这边走来。

“在哪儿？”我并没有发现老队长。

“那不，”黑乎乎的中年人拉我往高处走了一步，“拉着最吃劲的那根纤绳的就是他！”

这回，我看见在河岸嶙峋的峭石上，在半光着膀子拉纤的有力气的年轻人中间，有个高挑的身影，他迈的步子又大又稳，微微见那腿有点跛……我真的看清楚了，这就是高奎德。

我几乎是跑着向他迎去。我想，他也许不认得我了；谁知他的记性好得很，把我们是在怎样场合下见面的，说了哪些话，一一复述出来……我紧握着他的手，正有满肚子话想往外吐，忽然，一个背药箱的女同志斜下里插到我们两人中间，一把把高奎德肩上的纤绳夺下来，扔到地上，厉声地说：“高奎德同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你做到了没有？”

高奎德，这个上了年纪的林业基层干部，从外表上给人的印象是倔强不屈的，没想到，他在这位女同志面前说不出话来，倒象一个犯错误的小学生站在严厉的老师面前，停了好大工夫，笑了。

那女同志接着说：“让你休息治疗的决定，是党总支决定的，你是总支书记，怎么不执行？”

高奎德承认着：“这么看，是有问题哩！”

“当然是问题。”那女同志缓和下来，“你以为你剩下的这条腿是你自己的？那是革命的！难道你不知道你的风湿症严重到什么程度？走！”

说完，拉着高奎德的膀子就走。高奎德无奈地跟着她，走了两步，回过身来，朝我说道：“瞧！有什么法子？我们晚上再唠吧……”我俯身拣起他撂下的纤绳，套在肩上。

前头，老队长一边走着，一边跟工人们说话，不时地从怀里往外掏东西：“小李子，这‘小儿安’，一回半片，别吃多了……你的挂号信……还有小王的，是他爱人捎来的袜底袜子，瞧瞧人家，不许再跟家里闹意见，情况我调查清楚了……金德生，你看这个油嘴子怎样？机修厂的同志真行，说了说，就做出来了……”

我听着，看着，体会着他和工人的亲密劲儿，真叫我敬佩。猛然，他的身子闪了一下，那女大夫忙上前扶住，他就势坐在一块河边的卧牛石上。我们走到跟前停下来，把纤绳缚在河边大石头上，凑上前去。大夫不免又得理地嚷起来，老队长倒强做笑脸，但看得出他的腿疼得厉害。另一条腿打不了弯，裤脚下露出皮带，我知道那是假肢。

我好生纳闷：是什么要紧东西，老队长非得亲自出马拉纤呢？就问身边的小伙子。

小伙子回答：“啥？你到船上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我掀开船上的苫单一看，是些啥呀！几筐新鲜青菜，蒜苗、韭菜和西红柿；几捆新书：政治读物、美术画册和小说；还有几盒文体用品：篮球、乒乓球和象棋……“哪有一件是建桥急需的东西？”我正纳闷儿，那个小伙子过来悄声对我说：“这就是咱们老队长的脾气，他不光学习、生产抓得紧紧的，连这些小事也不放松，他说群众生活管得好不好，这里也有路线问题哩！”

我同意地点点头，心里琢磨老队长这么做的意义。小伙子溜了老队长一眼，又悄声悄语地告诉我：“他从来不愿让别人说他好，咱小声说说，没啥！你看他那腿，那是在早年当

木把的时候，日本鬼子以‘反满抗日’政治犯的罪名，把他关进死囚牢里折腾的，直到解放，他才被救出来，送进了医院，割掉一条剩一条，剩下这条也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这么一副腿脚，他为社会主义在山里奔，在河里跑，所以大伙说，他不是靠脚走道，他是靠心走道，他那心都交给革命了……”

我真不知该怎么形容我听小伙子说的这些话时的心情，只觉得浑身发热，便把外衣脱下来。

来了一副担架。老队长一见，火了：“你们想干什么？把我当废人了！”说着，猛地站了起来，象没事儿似地向工地走去，摆着手说：“没事了，都工作去吧！对了，给省里来的那位同志安排一下食宿，就住我那屋怎么样？我有好多事得向他请教汇报哩！”

旁边有人答应着。

人们散开后，我又听到老队长的声音：“百分之九十？准吗？”

“大致不会错。”黑乎乎的中年人回答。

“这是啥话？怎么叫‘大致不会错’？对就对，错就错。”老队长拍拍他的肩，“要踏踏实实。”

老队长想回身拉纤，大夫不让，只好先走，他向我招招手：“晚上唠！”

我这一下午也就没闲着，卸船，背货。等忙活完了，已是掌灯以后了。我在老队长的住处，打了一盆热水烫脚，老队长进来了，嘿嘿地乐着：“革命到底让咱们走到一块来喽！”

这句话说得我挺不好意思的，想检讨一番当年的事。便说：“老高同志，文化大革命前，我的思想和路线觉悟成问题

啊！”

他一听，收住笑，说：“我也糊涂呀！到处碰钉子，就找不到原因。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站在路线斗争的高度一看，全都一清二楚了。那怪不得你，是修正主义路线造的孽！这次来，多住些日子，帮咱们在这青石河上出出主意。”

我答应着。他倒站起来：“你就先歇着，我转转就回来！”

不知过了多久，我隐约听到有人说话。抬眼一望，屋里，在毛主席像前，点着一盏小油灯，油灯下，有一本书和一个打开的本子……原来话声是从外屋传进来的。我辨清了那声音。

“怎么样？百分之八十九点九，就是百分之八十九点九，差零点一，也是谎报工作效率，是对革命不老实。”这是老队长说的。

“都怨我，我太放手了，责任心不强。”这是那黑乎乎的中年人的话。

“不！怪我，我把眼睛盯到统计表上了。”这个声音有点生疏，我连想带猜，约莫是那个叫“飞毛腿”送报表的小伙子。是他把我撞个趔趄。

“什么怪他怪你的，认识就好。”老队长好象在总结这番谈话：“事出在你们身上，根子在我这儿。走！”

我赶紧下炕，走到门口，他们已经走远了。

我穿好衣服，大步流星地赶往工地。一心想找到老队长，跟他好生谈谈，让他休息一会儿。

不知是干什么，工地上灯笼火把的，热闹得很。我打听了一下，说是党总支晚上开了会，要把剩下的桥墩提前完成。

现在是潜水复查流速和河底地质情况。为了不影晌天亮开始的战斗，这才抓紧时间夜里复查。

“以前不是测过吗？”我问。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情况在不断变化，得不断掌握才成。”那人回答。

我说：“你讲的有道理，很有道理。”

“什么？我讲的？”那人愕然，转而告诉我，“这不是我讲的，这话是咱老队长说的。”

“噢！”我明白了，便问：“老队长呢？”

“河底！”他说。

“什么？”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说他在河底！”在嘈杂的声音里，他冲着我的耳朵说，震得我耳膜发疼。

我立时想起他的腿……

眼前，青石河水还浮游着冰块，波涛的吼声充满整个山谷。在火把中，我真的看见了老队长高奎德和两个工人从冰块冲撞的激流中钻出水面，向岸上游来。刚到岸边，人们呼啦一下子围上来。一件件棉大衣披在他们的身上，有人把暖在怀里的一瓶烧酒递了过来。……

我看出，我身边那位女大夫，在无可奈何地苦笑着，心里也挺激动。

我的眼睛湿润了，跑向前，一把搂住他，“我的老高同志，你为啥非得亲自下河底！”

“哈哈！”他笑了，俯在我耳边说，“我是队长，是工地总指挥，我不能坐着指挥，我得干着指挥，我心里才有底呀！”